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金克木◎著

书读完了

◎书读完了

◎福尔摩斯与读书得间

◎读书·读人·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读完了 / 金克木著; 黄德海编.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6.1

ISBN 7-5432-1213-7

I. 书... II. ①金...②黄... III. ①读书方法—文集②治学方法—文集 IV. G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189 号

责任编辑 张定浩
版式设计 王慧芳
美术编辑 路 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书 读 完 了

金克木 著
黄德海编选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47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100

ISBN 7-5432-1213-7/G · 578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57123904

金克木（1912-2000），当代著名学者。祖籍

安徽寿县，生于江西。1930年赴北平求学，1935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员。1938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任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克木陆续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文化猎疑》《无文探隐》《末班车》《孔乙己还乡》《风烛灰》等三十余种，译著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伐致呵利三百咏》《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

金克木先生以小学毕业的学历而卓然成一代大家，其读书方法自有幽微独到之处。惜其关于读书方法的文章广而且杂，搜求为难，故今日向学之人，得片羽易，欲窥其全貌则难。本书编者从金克木三十余部著作中精选出有关读书方法的文章五十余篇，分为“书读完了”——读什么书，“福尔摩斯与读书得间”——怎么读书，“读书·读人·读物”——读通书三辑。一册在手，一代大家的读书法门大略已备。

金克木文章皆健朗流利，循循善诱。读者见指得月，或可在读书上登堂入室。

有这样一个老头

—

大约三年前，我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话题最后总是到达自己心目中的学术大家。有一次，他目光炯炯地告诉我，他心目中的当代大师，除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外，只有德里达和钱钟书，并从各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只有这四位才称得上大师。他讲完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在这四个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老头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师。

第二天，这个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了。这次，他略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可以列到他的当代大师的名单中。这次，他又从我的书架上拿走了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个老头的书差不多被他看完的时候，他开始了跟我此前一样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个老头的书的过程。

这个老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为了看到更多如那个朋友一样的充满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编这样一本书。

二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金克木到北平求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8年，金克木去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金克木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经友人周达夫介绍，金克木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因机缘巧合和自己对于知识的热爱，金克木很快学会了梵文，并对印度的状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后，金克木的学术与人生之路跟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上世纪70年代后，大地回春，金克木陆续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孔乙己还乡》《风烛灰》等，译著有《我的童年》《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摩诃婆多插话选》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奇特老头的几个人生片断。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到了莫愁湖上，他们上了一条小船，因为女孩子的淘气，他们被搁在湖心一条单桨的船上，而两个人谁也不会划船。那个女孩子“嘴角带着笑意，一副狡黠神气，仿佛说，‘看你怎么办？’”于是年轻气盛的金克木便专心研究起了划船。经过短时间的摸索，金克木发现，因为小船没有舵，桨是兼舵的。“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明是划水，实是拨船。”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划独桨船。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去拜访罗常培。罗常培介绍他去见当时在昆明乡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见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长送了他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高卢战记》。金克木匆匆学了书后附的拉丁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越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拉丁文。

上世纪40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结识“汉学”博士戈克雷。戈克雷其时正在校勘梵本《集论》，就邀请金克木跟他合作。因为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们就从汉译本和藏译本先还原成梵文。结果，让他

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是各种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这把钥匙，两人的校勘工作越来越顺利。

上面这些断断续续的文字看起来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事情表面的关联，而是把探询的目光深入到金克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路径上，这些似乎不相关的文字或许就会变得孪生兄弟般亲密。我们选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这条并不一目了然的路，看一看一路上美不胜收的景致。在编选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把选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这将是一套全集的规模。于是就有了这本金克木谈论读书的书。

三

在一个知识越来越复杂，书出版得越来越多的时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读什么书。如果不加选择，见书就读，那每天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图书恐怕会炸掉我们的脑子，还免不了庄子的有涯随无涯之讥。那么，该选择哪些书来读，又如何读得懂呢？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那么，光是“中国古书”就“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夸这个海口的正是金克木。“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就中国古书而言，不过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数种；就外国书而言，也不过《圣经》《古兰经》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荷马、但丁、

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著作。读这些书，再配合一些简略的历史，“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般人而言大约是‘文史足用’了”。

那这些“‘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我们选在第一辑里的大部分文章就是金克木提示怎样消化这些“太空食品”的。选在前面的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画的这些“太空食品”的系谱，有了这个系谱，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不在枝枝杈杈的书上枉费精神。后面的一部分是案例分析，体现了金克木自己说的“生动活泼，篇幅不长”的风格，能让我们“看懂并发生兴趣”。认真看完这些文章，按这个方法读下去，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惊喜地发现——“书读完了！”

但是古代的书跟我们的时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书跟我们的思维习惯那样不同，印度的书有着那样不可思议的想象，我们如何能拆除那些壁垒，明白作者的弦外之音，从容地进入书的世界，跟那些伟大的作者共同探讨世界的秘密呢？金克木的方法是“福尔摩斯式读书法”和“读书得间”——这是本书第二辑的内容。

要读懂作者的书，不能用“兢兢业业唯恐作者打手心读法，是把他当作朋友共同谈论的读法，所以也不是以我为主的读法，更不是以对方为资料或为敌人的读法。这种谈论式的读法，和书对话，……是很有趣味的”。“一旦‘进入角色’，和作者、译者同步走，尽管路途坎坷，仍会发现其中隐隐有福尔摩斯在侦探什么。要求剖解什么疑难案件，猜谜，辩论，宣判。”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气魄，敢于并且从容地把作者当朋友；一层是跟着作者的思路前进，看他对这些问题的描述或论证能否说服我们。这样做也有两种收获，一是读书时始终兴致盎然，二是读会的书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把有字的部分读会了，怎么读那些书的空白部分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古人有个说法叫‘读书得间’，大概就是说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其实行间的空白还是由字句来的；若没有字，行间空白也没有了。”“古书和今书，空白处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不一定是书错，也许是在书之外，总之，读者要发现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不是专挑错。”我们不妨把这个称作金克木的“得间读书法”。用这个方法读书，可以明白作书者的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更有甚者，会发现古人著述的秘密。“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很多问题“‘预流’的内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

莫名其妙”。当我们知道这些古人的行间甚至书间空白的时候，那本书才会打开大门，高高兴兴地迎我们进去。

当然，读好了书，却不能让这些书活在当下，不能“苟日新，又日新”，那我们不过成了“两脚书橱”。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书和现实的世界里出入无间？这正是本书第三辑的内容——“读书·读人·读物”。

金克木常说，他的文章“看来说的都是过去……可是论到文化思想都与现在不无关联”。“所读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以这里说的古同时是今。”金克木关注的，正是古代跟现在的极大相关度，并间接地指向未来。“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脱离了对“现在”的反应和对“未来”的关注，那些古书只不过是轮扁所说的“古人之糟粕”，弃之不足惜的。

但读通了书还不行，“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因此需要“读书、读人、读物”。“我读过的书远没有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说话来得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作‘读人’。”“读人”很难，但“不知人，无以知言也”，“知人”正是“知言”和“知书”的重要的一步。最难的是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到处有物如书，只是各人读法不同。”读书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物，反过来，读物也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金克木这种破掉壁垒的方法，大有古人“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较之“生死书丛里”的读书者境界要大得多。钱钟书力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在沟通东西，打通南北，要人能“通”。金克木也提倡一种有意味的通。“读书、读人、读物”的“通”与中书君的“通”是一是二？颇值得我们好好思量。但无疑，有了这个“读书、读人、读物”的通，我们此前提到的金克木那些断断续续的人生片断就有了一个相通的根蒂。

当然，书是否真的能够读完，人和物是不是真的就能读得通，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要亲自领会体验才好。但毫无疑问，金克木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进入书的世界的方便法门。

四

临了要说明一下书中数字、标点的用法和文章的写作年份问题。为尊重原作，我们不对金克木与现行规定不一致的数字和标点符号用法强做统一，而是按金克木的习惯照排。文章末尾原有年份的，一仍其旧。部分未标明年份的，编者根据各种资料推定写上，为与原标年份的区别，加括号（如（一九八四年））标明。另有少数年份尚难确定的，阙疑。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金木婴女士和钱文忠先生。金木婴女士欣然为本书写了后记，而钱文忠先生也慷慨地同意把他那篇“懂得”的文章收在了本书中。

黄德海

2005年12月

目 录

有这样一个老头	黄德海
---------------	-----

第1辑 “书读完了”

“书读完了”	2
谈读书和“格式塔”	8
传统思想文献寻根	13
“古文新选”随想	21
世纪末读《书》	24
上古御前的会议	32
读《西伯戡黎》	34
兵马俑作战	36
《春秋》符号	39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	46
重读“崤之战”	50
古书试新读	52
《论语》“子曰”析	56
读《大学》	64
公孙龙·名家·立体思维	74
“道、理”·《列子》	88

《四书》显“晦”	94
《心经》现代一解	108
再阅《楞伽》	118
孤独的磨镜片人	125

第2辑 福尔摩斯与读书得间

《存在与虚无》·《逻辑哲学论》·《心经》	134
读书得间	144
闲话天文	146
读书法	149
古今对话：读书	151
与书对话：《礼记》	154
读古诗	157
与诗对话：《咏怀》	160
与文对话：《送董邵南序》	163
谈《千字文》	166
秋菊·戴震	169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	173
怎样读汉译佛典	181
甘地论	189
谈外语课本	212
奥卡姆剃刀	218
约伯与浮士德	222

第3辑 读书·读人·读物

读书·读人·读物	226
读书——读语言世界	230
文体四边形	233
文化三型·中国四学	239
显文化·隐文化	246
治“序”·“乱”序	255

台词·潜台词·····	265
古“读书无用论”·····	271
一梦三千年：周公·····	276
试说武则天·····	280
九方子(又名《古今对话录》)·····	284
三访九方子·····	294
新镜花缘·····	297
孔乙己外传·····	303
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谈历史的荒诞·····	310

附录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钱文忠	320
-----------------	-----	-----

后记·····	金木婴	327
---------	-----	-----

第**1**辑

“书读完了”

“书读完了”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谜语和出谜语。平地盖房子，高山挖矿井，远洋航行，登天观测，难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谜、破案的劲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怎么能说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人老了，动弹不得，也记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谜”了，自然而然就会总结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这个谜面的谜底是什么。一个读书人，比如上述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串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轶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据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已不满足于发现事实和分类整理了,总要找寻规律,因此总向理论方面迈进。爱因斯坦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五年放了第一炮,相对论。于是科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就向哲学靠拢了。哲学也在二十世纪重视认识论,考察认识工具,即思维的逻辑和语言,而逻辑和数学又是拆不开的,于是哲学也向科学靠拢了。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关于语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大大发展,牵涉到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索绪尔在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一年的讲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纪的前八十年间,科学、哲学、语言学“搅混”到一起,无论对自然或人类社会都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去探索规律,也就是破谜。大至无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个人类社会,分至个人语言心理,越来越是对不能直接用感官觉察到的对象进行探索了。现在还有十几年便到本世纪尽头,看来越分越细和越来越综合的倾向殊途同归,微观宏观相结合,二十一世纪学术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经在望了。

人的眼界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原子核和银河系仿佛成了一回事。人类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了解也像对生物遗传的认识一样大非昔比了。工具大发展,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侵略人文科学”这样的话。上天,入海,思索问题,无论体力脑力都由工具而大大延伸、扩展了。同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相继出现,和前半世纪的相对论一样影响到了几乎是一切知识领域。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再不能照从前那样的方式读书和求知识了。人类知识的现在和不久将来的情况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因此,我觉得怎样对付这无穷无尽的书籍是个大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本世纪以前的已有的古书如何读的问题,然后再总结本世纪,跨入下一世纪。今年进小学的学生,照目前学制算,到下一世纪开始刚好是大学毕业。他们如何求学读书的问题特别严重、紧急。如果到十九世纪末的几千年来的书还压在他们头上,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阅读,那几乎是等于不要求他们读书了。事实正是这样。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本世纪的书也不能要求他们一本一本地读了。即使只就一门学科说也差不多是这样。尤其是中国的“五四”以前的古书,决不能要求青年到大学以后才去一本一本地读,而必须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择要装进他们的记忆力尚强的头脑;只是先交代中国文化的本源,其他由他们自己以后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阅读。这样才能使青年在大学时期迅速进入当前和下一世纪的新知识(包括以中外古文献为对象的研究)的探索,而不致被动地接受老师

灌输很多太老师的东西，消磨大好青春，然后到工作时期再去进业余学校补习本来应当在小学和中学就可学到的知识。一路耽误下去就会有补不完的课。原有的文化和书籍应当是前进中脚下的车轮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读书应当是乐事而不是苦事。求学不应当总是补课和应考。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应当是在时代洪流的中间和前头主动前进而不应当是跟在后面追。仅仅为了得一技之长，学谋生之术，求建设本领，那只能是学习的一项任务，不能是全部目的。为此，必须想法子先“扫清射界”，对古书要有一个新读法，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由此前进。“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悦乎”的。

文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是有条理，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不是说像《七略》和“四部”那样的分类，而是找出其中内容的结构系统，还得比《四库全书提要》和《书目答问》之类大大前进一步。这样向后代传下去就方便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

如果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个个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亚洲，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